

开卷书坊

開卷閑話六編

子聰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开·卷·书·坊

子聰

開卷閑話六編。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卷闲话六编/子聪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7

(开卷书坊)

ISBN 978-7-5326-3395-1

I. ①开… II. ①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2078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祝振玉

助理编辑 霍丽丽

开卷书坊·开卷闲话六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 00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4 字数 150 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395-1/I·134

定价: 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9213456

黄裳序

在《开卷》十周年纪念时，我曾写过一小文为祝。其中有“立此存照，文苑所珍”二语，其实指的就是“开卷闲话”。编者子聪交游广阔，交天下士，消息灵通，随时着笔，以飨读者，救其蔽塞之病，功莫大焉。近来作风渐变，由“世说新语”式只言片语，渐趋长篇报道，凡学人聚会，必有长篇纪事，详记始末，其意义乃近于文苑史记矣。且取材公正，不删不减，异议纷呈，有“百家争鸣”气势，其作用更非从前模样了。诸家议论、风度，往往与此中得其实况。于只言片语中，得识其真面。这就是我说的“立此存照”的意思。

现在《闲话六编》即将问世，使我惊异。“闲话”如此之多，一也；读者欢迎如此热烈，二也；此一文章体制有开山之功，当今“国学”大热之际，如有贤

者继湘乡曾氏之余烈，新编“经史百家奇钞”，必将此种新文体列入，一新读者眼目，则子聪之贡献伟矣。聊书片言，以当嚆引，非敢言序也。

庚寅寒露前二日，黄裳记。

钱伯城序

《开卷》的文章，短小简洁，不作套话官腔，读来轻松自如，趣味盎然。我是老读者，不夸张说，几乎篇篇有可看之处。每次收到这本朴素无华的小书，我首先要看的，即是卷末子聪的《开有益斋闲话》。此中汇集着全国四面八方读书人、爱书人——亦即他们自称的书迷、书痴或书虫们——发来的各种读书活动信息，仿佛自己也置身其中，偕游其境。其趣无穷，其乐亦无穷。

我看，《开卷》之成功，即在于这个趣上，由趣生发出乐来。

过来人不会忘却“文革”时，全民齐读“老三篇”，有一篇教导人们，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低必有高，那时的高级趣味，早晚背诵语录，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或是齐声学唱样板戏。拜

谢改革开放之赐，人们方才找回了脱离低级趣味的高级趣味——读书之趣。

明朝有位提倡小品文、写白话诗的大文学家袁中郎早就说过，“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他做过吴县（今苏州）县令（相当今正处级县团级干部）；后调中央，做到吏部（相当今组织部）郎中（相当今司局级干部），“居官十九年，不置升合田。……好山水，喜谈谑。不能酒，最爱人饮酒，意兴无日不畅适，……睡或高歌而醒。好修治小室，排当极有方略”。这是弟弟小修为中郎写的“行状”即小传所述，证之中郎一生言行，不是人死瞎捧场语。可见中郎做官，历任要职，廉洁自律，一生为趣而乐。这样一个人品极高，又懂得趣味的古人学者型公务员，又会写有益于世的高级趣味诗歌散文，不是很可爱可敬又令人心向往之吗？有人品，方有文品，方有官品，假若是做官的话。人品永远是第一位，这是古今之人概莫能外的吧。

出版界业内人知道，办杂志比出书更难，刊号这一关就过不了。《开卷》开辟的是另一条路，不挂

靠出版社，作非卖品，书友普遍赠阅，赤手空拳，自力更生，打出一片书趣新天地，并引发了一批民间读书报刊的蓬勃兴起，让高级趣味的读书之趣之乐散播人间，厥功伟矣，我当然要向之致敬。

《开卷闲话》前已出版五编，广受书友读者欢迎，我亦《开卷》书友一分子，值兹六编出版之际，特应子聪君之邀，拉杂写这几句话，以当祝贺，并以为序。

岁次庚寅（二〇一〇），时逢盛夏，挥汗写于上海观景楼。

罗飞序

《开卷》出了十年，时间不算短，还在继续出，可喜可嘉。《开卷闲话》也已出到六编，值得祝贺。

《开卷》刊物虽薄，朴实无华，七八年前邂逅，即被其吸引，其中有些短文，看似小花小草，但细细品味则含蕴深邃，见解独到。子聪先生的编者后记《开有益斋闲话》，磁力更强，每有新刊到手，必先展读此栏。子聪先生深谙文化信息的价值，他视“闲话”专栏为事业。有气魄、有胆识。坚持十年，孜孜以求。依我看支持他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当此多数人信念缺失之际，实在难能可贵。《开卷》因为它自己的声音，我对之肃然起敬。

“开有益斋闲话”辑集成书时更名为《开卷闲话》，即有来新夏“序”，文中就估测：“一则《开有益斋闲话》与清人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记》有重名

沿袭之嫌，二则更名《开卷闲话》则更足以表明其代表性。”我则以为书名只带“开卷”，不与“有益无益”相连，则更合乎科学。

是的，历经禁书、焚书的“文革”之后，国人精神饥渴已极，一提到“开卷”，马上就会联想到“有益”；这正是国人对“书读的愈多愈蠢”的反拨。如果说“书读的愈多愈蠢”是一条“最高指示”的话，那么这“开卷有益”也是古代的一条“最高指示”。“历史是在前进还是后退？”若有谁问我，我只得哑然。“开卷有益”据传出典于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该书卷六云：“宋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宋太宗“开卷”、“御览”的乃是一部“太平类书”，多门类的资料书。看上去是皇上亲自抓的政绩工程，实质上宋太宗网罗所谓“名士”编书，乃在于圈养“牛鬼蛇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开头就说得明白：“宋既平一字内，收诸国图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内名士，或宣怨言，遂尽招之馆阁，厚其廩饩，使修书，成《太平御览》、《文

苑英华》各一千卷……是为《太平广记》，以太平兴国二年（九七七）三月奉诏撰集……”（《鲁迅全集》第九卷一〇四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这层意思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稿内，说得更加直白：“因为在宋初，天下统一，国内太平，因招海内名士，厚其廩饩，使他们修书，当时就成了《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但在无意中，却替我们留下了古小说的林藪来。”（《鲁迅全集》第九卷三二九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亡了国的头面人物不是发牢骚吗？把他们“招之馆阁”，给他们住豪华宾馆；“厚其廩饩”，发丰厚的伙食津贴，让他们顿顿酒宴。圈养起来，“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皇上派李昉监修“太平类书”，同修者十二人中有徐铉和吴淑翁婿，原都是南唐后主李煜亲信，跟着旧主子一齐被俘虏而来，其他人大致也是同类角色，这些人编的书，会不会“放毒”？宋太宗自然放心不下，虽日理万机还

得每日审读三卷。朝政若过于繁忙，耽误了进度，还得补课，辛苦是够辛苦的了。（以后有人戏说历史写宋太宗的电视剧时，大致也不会忘记加上他这比清代皇帝更勤政的一笔的。）宋太宗身边忠心耿耿的奴才心疼主子，遂有劝他不必如此辛劳之进言。为宽慰奴才，主子曰：“朕不以为劳也。”

皇上津津有味说：“开卷有益。”有什么益？皇上不说。其实：不必说，也不可说。以今类古，大致他治下的臣民是会体会到它的分量的。恰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同时代人深夜每听到喧闹的锣鼓声中送来玉言，总在昏昏蒙蒙中，半是惊心半是木然。

宋太宗留下了“开卷有益”的名言，后人或以为他“文采风流”。事实上并非因为他有异于常人的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才坐上皇位，弑兄夺权的“烛影斧声”之说虽仍是一个历史之谜，但从一些史实可以窥见他从“开卷”中捞到的实惠。

面对李煜手稿，什么“小楼昨夜又春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什么“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

春水向东流”，什么“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宋太宗得到的是俘虏亮出的原生态思维活动：一个亡国之君，居然“人还在，心不死”，总是惦记着他那失去的天堂，是可忍孰不可忍？提倡“开卷有益”，一脸明君面孔的宋太宗，只有赐这位大诗人牵机药完事。据《宋史·太宗本纪》载，奉旨毒杀李煜的赵廷美，其后也被其兄一再迫害，郁郁而死。可见宋太宗层层收拾已经臣服者，也颇富剥笋技巧。

今人认识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所以二十世纪苏联卡廷事件，斯大林杀了波兰大批军官，就一直赖给希特勒，直到苏联解体档案披露，才暴露真相。一千多年前宋太宗公然派弟弟赵廷美赐牵机药于李煜，并未打什么好听的旗号，说为什么阶级服务之类，更没以这个那个主义好为借口，大家都明白就是那么回事，爽爽快快毒死他。至于看上了小周后的美貌兽欲发作，也毫不含糊：“一顶翠轿，抬进大内，一住旬日，方准放回。”据说《宋太宗强幸小周后图》宋人粉本，元人冯海粟学士题诗讥之。有资料称周作人对此图曾有收藏。李国文

在《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里写到李煜之死，愤愤然：“那个鸩死李煜的宋太宗赵炅真歹毒、真残忍，也极其不是东西。从文学史的角度考虑，他除掉皇帝事小，除掉诗人事大。皇帝这个差事，谁都能干，黥髡盗贩，袞冕峨巍，那么阿猫阿狗，白痴呆虫，坐在金銮殿上，同样人模狗样，挺像回事的。而能留下璀璨篇章千古传唱的不朽诗人，却不是随便拉一个脑袋来就能充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四月三版，一一三～一一四页）

这里我从书香儒雅的“开卷有益”扯到宋太宗的鸩杀李煜，又牵扯上宋太宗之“强幸小周后”，血赤污拉，大煞风景。宋太宗既然恶迹昭彰，是否要因人废言？依我鄙见，抽象继承“开卷有益”，未尝不可，但万万不可迷信。当今潇湘诗人朱健有言：“书之所以为书，端在以其无形之手、特异功能塑造着人。烙下胎记痣印，终生磨洗不掉；嘴脸美丑善恶，型范铸定，无可奈何。”（《野坡散记》三十一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开卷”能不慎乎？尤其当今文化生态受到很大污染，图书鱼龙混

杂，灾梨祸枣的垃圾所在多有。在俗雾弥天的文化氛围中，“开卷”读书之后，还必须“掩卷沉思”，方能收到“有益”的效果。书当然要“有所读，有所不读”。关于这点邵燕祥有很好的论述：“什么书宜读，或必读，什么书可以少读以至不读，这里有一番选择的功夫。……能够选择什么书读什么书不读，也就懂得了读书之道。一书在手，读过之后，信与不信，信哪些不信哪些，又须选择。”

总起来说，开卷有益还是无益，读者自己要用脑子。浑浑噩噩，即使开卷，不会有益。

《开卷》刊名好！《开卷闲话》书名好！

好就好在，一卷在手，对你有益抑或无益，请君自己思考！

子聪为《开卷闲话六编》出书邀我写序，愧不敢当。谨借得一泓意识流，聊作读后感。

公元二〇一〇年八月，于上海高温酷热中。

文洁若序

《开卷》是一份民间刊物，打的旗号虽小，但是办得活泼、生动，别开生面，在读书界颇有影响，很得人缘，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执行主编董宇文先生是一位读书人，他有激情、有理想、有能力，《开卷》能赢得读书界的关注，并成为读书人喜爱的刊物，这与他的辛苦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惠赠的《开卷》，开本虽小，版式却雅，让人随意翻阅，可以从容玩味。我每期都仔细地看，有时读着、读着，就会生出一些感动来。自创刊以来，《开卷》一直坚持以文会友，这样小小的一本刊物，竟然汇聚了当今文化界、读书界的一大批人，让人既可亲见文化名人写人论事文章，也可听见普通读者抒发己见，名人大家与无名小卒一起登台，营造了一份浓浓的书香，真是难得。文章的体裁也形

式多样,但都与读书有关,让人读了,感觉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充实。

这些年来,我写散文,搞翻译,秉承萧乾先生的遗念,很有干劲,出了不少成果,《开卷》也为我提供了一些信息资源和精神营养。年初,受董先生之邀,我给《开卷》的题词是:“庆贺《开卷》创刊十周年,此乃读者的精神家园。”这是我的心里话,《开卷》历经十年风雨,在凝集读书界的智慧与人气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为读书人的真情流露,提供了一个精神休憩的场所,大家永远都深感谢意。

今年欣逢《开卷》十周年纪念,写此小文,以作纪念,希望《开卷》能一如既往地办下去,越办越好,同道中人越来越多,更有益于广大读书人。